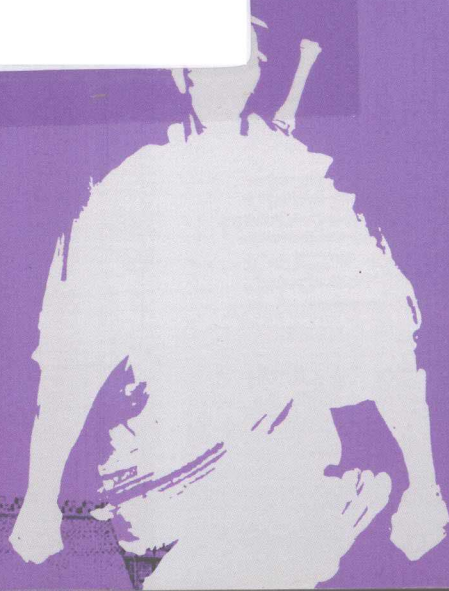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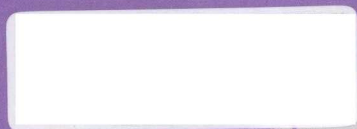


玄武记

弦戈著

上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

历史奇幻武侠

弦戈 著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玄武记 / 何志文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4.9
ISBN 978-7-5407-7335-9

I . ①玄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0546 号

玄武记

XUAN WU JI

作 者: 弦 戈
责任编辑: 梁 志 罗天江 苏子新
书籍设计: 杨 威

出 版 人: 郑纳新
出版发行: 漓江出版社
地 址: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: 541002
发行电话: 0771-2506885 0773-2583322
传 真: 0771-2506885 0773-2582200
电子信箱: ljchs@163.com
印 制: 广西南宁方正天力彩色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76
字 数: 1200 千
版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次
书 号: ISBN 978-7-5407-7335-9
定 价: 117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出版社调换。



目 录

引 子	1
一 刺 客	3
二 劫 囚	29
三 听 曲	58
四 共 枕	81
五 观 斗	114
六 逐 盗	142
七 闹 坊	171
八 争 座	198
九 援 手	229
十 托 孤	257
十一 追 杀	286
十二 吹 笛	317
十三 醉 眠	348
十四 折 柳	374



引 子

隋开皇九年^①，春。

晋王杨广率五十万大军，攻破南朝陈国的国都建康城，活捉了陈后主陈叔宝，捷报传回京师长安，隋文帝杨坚立刻起驾去般若寺向“养母”智仙老尼报喜。

谁知老尼听了，满面愁容，一点喜色也没有。杨坚看在眼里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预感不祥。

是夜，雷雨大作。闪电划破苍穹，霹雳一声巨响，般若寺遭了雷击，引发火灾，智仙老尼秘养的龟蛇二灵受惊走失。

智仙老尼自知业报，悔恨交加，一卧不起。弥留之际，把杨坚唤至床前，叹道：“那罗延，为母大违天意，擅自作法使你得天下。今遭天谴，不久人世……”

杨坚闻言大惊，道：“阿闍梨，你不能丢下孩儿不管啊！”

“唉，那两个孽障跑了，我儿的天下恐怕也难长保。福兮祸兮，得之失之，都是命！那罗延，你也别太伤感，须早……早为之计……”

杨坚跪伏在地，泣不成声。智仙老尼断断续续道：“三十年后，大隋气数尽。亡……亡隋者，阿……阿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一口气接不上，两脚一蹬，双眼一闭，撒手西归。

原来智仙老尼嗔心未断，深恨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，阴施法术咒宇文邕早死，使养子杨坚捡了便宜，欺负“孤儿寡母”，杀死九岁的外孙宇文阐，夺得北周天下，做了大隋开国皇帝，史称隋文帝。

杨坚做了皇帝，在后宫修了一座般若寺，把智仙老尼供养起来，奉为国母。智仙老尼在寺院北面挖了一座水池，名曰玄武池，养着一龟一蛇，以为大隋镇国

^①公元589年。



之宝。

智仙老尼圆寂后，隋文帝下旨尊为“圣尼”，按佛门最高礼仪举行火葬。圣尼火化后遗下舍利十三颗，隋文帝奉回仁寿宫，祭拜七七四十九天后，令各地兴建大兴寺，分造玄武塔，供奉舍利。

隋文帝密召隋朝御用风水师宇文恺，命其踏遍天下，勘察山川，寻得一处龙穴，精选天下巧匠，不惜人工物力，秘修地宫，名曰玄武宝藏。此后十五年，隋文帝外示节俭，内实搜刮，将天下财物尽皆囊括到手，藏入地宫，欲传之子孙。隋文帝煞费苦心，设关重重，伏下玄武罩、青龙爪、白虎煞、朱雀锁四大法宝暗中守护宝藏。

江湖风传，宝藏穷极天下奇珍异宝，若寻得之，富敌万国，千秋万代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。



刺 客

第1章 生死相许

梵仙山极顶，冰雪覆盖。一群江湖豪杰围在一座白塔四周，个个神色紧张、兴奋，眼盯着白塔边上的一场激烈打斗。一个绝美少女神情落寞，远远站在一边，俏立风中，身穿淡紫裙裳，面白似无血。她不看众人，望向山谷，裙带飘飘，恍若仙子。

激斗双方竟是一男一女。男的是一个高大威猛的中年武士，他虬髯深目，右袖空垂，左手持一把紫光长剑。女的则是一个身材苗条的绛衣女郎，她容貌清秀，小嘴微噘，显出几分娇憨、倔强，右手执一条软金索。两种兵器一软一硬，如风雷搏击，旗鼓相当。二人你来我往，彼此使出的招式刚柔相制，皆精妙至极，斗了半天，仍难分胜负。

正看得好，忽见虬髯武士猛地长身暴起，剑身疾刺而去，眼看绛衣女郎不免，突然众人眼前一花，斜刺里跃出一道青影，捷如旋风，接着一根黑竹杖后发先至，轻轻一拨，便将紫光剑引过一边，一条手臂拦腰抱起绛衣女郎，倒纵开去，转瞬之间，躲过了虬髯武士的致命一击。

绛衣女郎还未回过神来，已被青影一托一送，身子轻飘飘越过围观人群头顶，飞出两丈开外。一个神貌威武的中年男子抢上几步，伸手接住，又扶她站稳。人群中发出几声喝彩。

虬髯武士一回头，见出手救走绛衣女郎的是个青衫少年，定睛一看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“臭小子，叫你多管闲事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”话音未落，人剑齐发，扑向



青衫少年。转眼间，二人斗到一起。

青衫少年手执黑竹杖，见虬髯武士来势汹汹，避其锋芒，不住后退闪避。虬髯武士以为他因武功不及自己而胆怯，更是咄咄逼人，丝毫不放松，大有不杀青衫少年誓不罢休之势。

紫衣少女蓦然回首，看见虬髯武士和青衫少年斗到一起，不禁心惊。她见虬髯武士出剑招招致命，又见青衫少年不断后退，看似不敌，担心他有性命之忧，冲上前去，拦住虬髯武士。

“崔大哥，你先住手，听我说一句话！”

虬髯武士见紫衣少女站出阻拦自己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公主，你干什么？快让开，我今天要替你报仇消气，了结这姓李的小命！”原来紫衣少女是来自高丽^②的公主，赐号“高华公主”，虬髯武士是她的卫士。青衫少年则是大隋人，名叫李元霸。

高华公主挡在李元霸前面，喊道：“崔大哥，你们不要再打了。”虬髯武士双目圆睁，道：“公主，不是说好的吗？当初你接近这个臭小子，只为刺探玄武宝藏的秘密，现在舍利到手了，你为什么回护他？”

高华公主神色惨然，道：“崔大哥，舍利既已到手，何必又要杀他？”虬髯武士怒道：“公主，高丽跟大隋势不两立！当初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是为什么，难道你忘了吗？”

“当初是当初。现在无论如何，我不许你伤害他！”

“公主，这是为什么，你竟然忘了自己的誓言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对这小子动真情了？”虬髯武士咆哮如雷。高华公主紧咬双唇，不发一语。虬髯武士证实了猜测，更加怒不可遏。

“公主，我一直很怀疑，可是不敢相信，现在你自己承认了。你跟他上五台山，下山后变得心事重重，原来都因为他！公主，请原谅我不能从命！崔某身为高丽武士，今日要当你的面，杀了这个臭小子，绝了你的念头，请你让开！”

高华公主见虬髯武士脸色铁青，脸被气得变形，知他绝不会放过李元霸，站在原地不动，淡淡地道：“崔大哥，你要杀他，先把我杀了吧。”说完，神色自若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。

虬髯武士惊怒交加，道：“公主，你为了这该死的汉人小子，居然什么都不顾

^②小说使用“高丽”称谓，依据《旧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料，今习惯称作“高句丽”。高句丽（公元前37年—公元668年），中国正史中惯称为“高丽”，与公元918年—1392年间的高丽王朝不同。



了吗？”高华公主两眼迷茫，喃喃道：“是，我没什么可在乎的了。崔大哥，谢谢你陪我到中原，一直照顾我。现在，请你把我杀了吧。”

虬髯武士大吼一声，道：“公主，你疯了吗？快退开！”高华公主大声道：“是，我是疯了，也不想活了。你快杀了我！”虬髯武士想不到高华公主如此执迷不悟，惊怒如狂，手持紫光剑，不住颤抖。

李元霸蓦然听见高华公主和虬髯武士对话，心中忐忑：“原来当初她跟我一起上五台山，竟是别有用心……”伸手抓住高华公主的肩头，将她身子转过来，眼看着她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告诉我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高华公主神情茫然，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你何必逼我说出来？”李元霸大声道：“原来你和他合谋好了来骗我，是不是？”

高华公主凄然一笑，道：“是，崔大哥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这个傻瓜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，你以为我真的会爱上你吗？我怎么可能爱你，我怎么会爱你？”含泪欲滴，转过身去，冲着虬髯武士歇斯底里道：“崔大哥，求求你，快动手把我杀了吧。我想立刻就死！死！死！”说到最后一个“死”，已哭出声来，呜咽道：“是的，我对不起你！我发过誓，可我做不到。我辜负了父王，辜负了高丽……你快把我杀了吧！”

虬髯武士眼盯李元霸，两眼如冒出火，左手执剑，直刺李元霸。李元霸闪身避过，黑竹杖出手，又和虬髯武士斗到一起。虬髯武士志在必得，一心要杀了李元霸，他右臂虽已斩断，左手执剑，招式力道依旧凌厉之极。

李元霸心中激愤，加之本对虬髯武士痛恶之极，这时不再退让，奋力回击。不到半盏茶工夫，二人又斗了五十多个回合，相持不下。

虬髯武士看出李元霸武功大进，一时无法得手，心中着急。忽瞥见高华公主远远站在一边，眼看李元霸，焦急不安，显是关切之极。心中一动，猛出一招，逼退李元霸，回身对高华公主喝道：“公主，你敌我不分，迷上这个汉人小子，背叛高丽，这是死罪！今日我干脆把你杀了，再杀姓李的小子，让你们一起死，成全你们吧。”话音未落，奔向高华公主。

李元霸万想不到虬髯武士会去杀高华公主，心中大惊，救人心切，不知是计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挡在高华公主身前。虬髯武士早料到李元霸会救高华公主，冷笑一声，剑锋一转，疾如闪电，刺向李元霸。

高华公主看得真切，心中大骇，失声喊道：“不要！崔大哥……”冲上前，想推开李元霸，却晚了一步，紫光剑已刺入李元霸的胸口。李元霸闷哼一声，左手捂胸，往后退开几步，歪倒在地，血流如注。



高华公主用力推开虬髯武士，扑向李元霸。虬髯武士踉跄退开几步，又转回来。两眼发红，紫光剑沾满血迹，指向李元霸。高华公主斥道：“崔贞镐，你……你不要逼我！”说罢回护李元霸，不让虬髯武士靠近。虬髯武士见李元霸被自己一剑刺中胸口，受伤不轻，如此良机，岂能错过？不顾高华公主阻拦，上前又要补上一剑。

高华公主见虬髯武士杀得眼红，情急之下，奋力抱起李元霸，冲向悬崖。虬髯武士和围观众人想不到高华公主会有如此刚烈之举，见变故突如其来，都被惊呆了。

突然一个青衣少女从人群中冲出来，脸色煞白，对着高华公主的背影，喊道：“公主……千万别……”话没说完，高华公主已抱着李元霸，纵身一跃，消失在悬崖边上。

其时，已近黄昏。悬崖凌空，一片迷雾，透出一股诡谲之气。原来高华公主站在山顶崖边，眼观远山，见苍松横斜，悬崖下一块坪地突兀而出，上面满是枯落的松针。危急之时，不及细想，抱起李元霸，跳下悬崖。

二人直坠五六丈深，却未坠落坪地，砸到一棵松树上。李元霸昏迷不醒，高华公主双手紧抱住他，下坠之势甚疾，受到松树阻隔，高华公主被卡住，李元霸仍往下滚落。幸好高华公主眼疾手快，抓住他的手臂，才未坠下深谷。

高华公主双脚被树藤缠绕，身首朝下，李元霸被她拽住，悬空在下。二人手臂相握，身子直坠，上下成一线。李元霸被砸醒来，睁眼看时，见自己手臂被高华公主抓着，二人身子悬空，摇摇欲坠。

“公主，你放手吧！”

高华公主喊道：“不，我不放手，要死一起死！”

李元霸胸口中剑，流血过多，极度虚脱，心中火光电石闪过：“我若不放开她的手，两人必死无疑。”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挣脱高华公主的手。高华公主哭道：“不要！”眼看李元霸脱手坠下，转眼不见了踪影。悲伤之极，双足奋力一撑，松树折断，人树一齐落下。

高华公主耳边风声呼啸，转瞬听到重重一声闷响，身子落到了什么地方，头脑一片空白，昏死过去。醒来时，立刻想起寻找李元霸。一扭头，看见李元霸横躺一侧，爬过去察看，见他昏迷不醒，气若游丝。高华公主想到他胸口被刺，便强忍剧痛，坐起来抓过一把松针，嚼碎了敷在他的伤口上，见李元霸鼻孔进的气长、出的气短，心想：“他若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”看着李元霸，泪流满面。



想当初自己身负国恨家仇，誓与大隋人不共戴天，哪里想到竟会爱上这个奄奄一息的大隋男子。自己和他生死与共，几番离合，几度患难，终于还是死在一起。手抚李元霸的伤口，柔情无限，心道：“他为了我，随时肯将性命搭上。”情思缠绵，仿佛与李元霸初次相遇，就在昨日。一时心绪如潮，记忆回到三年前……

第2章 南宫遇刺

隋大业十一年^③，正月。夜过子时，涿郡郊外。

月色如晦，寒气侵人。北国山川城池尽淹一片皑皑雪中。驻扎涿郡城外的隋军大营内，早已鼙声大作，此起彼伏。

隋营周匝，遍布木栅护栏。十步一岗，百步一哨，戒备森严。营帐之间，相延百里，错落有致。两条人影，一高一矮，忽从西营帐后草丛跃出，一闪而过，悄无声息。

山谷之间，朔风呼啸。军营门前，两根旗杆高耸，红旗翻飞，猎猎作响，旗面镶着“大隋”“征辽”的古篆金字，十分醒目。旗杆之下，两个守门士兵抱戟而立，昏昏欲睡。

黑暗中一点亮光，闪如萤火，自军营北侧向东缓缓移动。“咚……咚咚咚”一阵打更声音，由远及近，悠悠传出。蓦地里，雪地上冒出一小队士兵，约十七八人，皆身着棉袍盔甲，手持刀戟，朝这边逡巡而来。

当先一个士兵，身材魁梧，手提一盏灯笼，大摇大摆，走在巡逻队伍前头。最末一个士兵则身材矮小，步履踉跄。左手一个铜锣，右手一根木棍。行走之际，气喘吁吁，不时举棍击锣，打更之声，便从他手中发出。

两条人影低伏而行，潜至军营东侧，跃过木栅护栏，一晃不见。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自南面传来。嘶鸣声中，尘雪飞扬。守门士兵闻得此声，慌忙打点精神，挺直胸背，神色凝重，如临大敌。

但见一小队骑兵径朝帅营大门疾驰而来。转眼间，一队骑兵到了跟前。两个守门士兵也未依例检查军机番号，上前将木栅门拉开。

看着小队骑兵大刺刺纵马进了军门，一个高瘦士兵肚里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杨

^③公元615年。



广这老小儿真会享福，隔三岔五的，都要从南方十万火急送来新鲜瓜果，这一路也不知累死多少马匹。”口中嘟嘟囔囔，正要关门，突然眼前一花，似见两条人影一晃而过，紧随送果骑兵进去，转眼不见。

高瘦士兵搓了搓眼皮，嚷道：“喂……裘三儿，那几个送果的龟孙子刚进了门，你可看见后面还跟了两……两人儿？”

被高瘦士兵唤作裘三儿的士兵正打瞌睡，耷拉着脑袋，呸的一声，道：“说啥呢，高榔头，就你小子长眼睛，老子没长眼睛吗？什么眼神呀你，你小子活见鬼啦！”高榔头也疑心自己看花了眼，被裘三儿一顿奚落，咧嘴一笑，把门关了。

小队骑兵驰入帅营，直奔一座大行营前，纷纷飞身下马，迅速将马背上的箱裹卸下，单跪雪地，高举过头。不一会儿，行营木门洞开，跑出七八个衣着华丽的太监，接过骑兵手中箱裹，转身奔回，大门立刻关闭。

泱泱帅营中，赫然还有一座纯以木板相嵌而成的城池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大隋“六合板城”，又称“六合行宫”。行宫设有车轮，可随军移动。方圆七里，高十仞，东西南北均设楼台，士兵居高临下，四处瞭望。城池四周皆巧设机关，若人靠近，触动机关，十步之内，弓弩齐发，威力无比。

六合行宫外天寒地冻，宫内则到处烧着炭火，暖如春日，灯明如昼。一阵嬉笑之声传来，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道：“哎哟，盼了好几日，这当儿鲜橙儿才送到呢，快馋死我了。”

一个中年男子倚坐一张锦床上，左右揽抱两个美人。不远处一个老年男子垂手而立，白发苍苍，面容清瘦。

中年男子貌容俊雅，身着淡黄绸衫，已有微醺之态。嗤的一声，伸手一拧左边美人的脸腮，笑道：“宝儿，你知足吧。这几个橙子从千里之外的岭南送到这里，用了三天三夜的行程，累死的好马也有几十匹哩。”

被唤作“宝儿”的美人笑盈盈的，将一小片鲜嫩橙肉递到中年男子嘴边。中年男子扭过脸去，宝儿偏要强他，只得张口吃了。嚼得几下，推开宝儿和右边的美人，走到庭中，来回踱了几步。

忽停下来，回头对老年男子道：“裴卿，世人都说你聪明绝伦，无事不晓，你可领会朕此次远驾亲征之意？”黄衫男子正是当今大隋皇帝杨广，白发老者是黄门侍郎裴矩。

“愚臣不敢妄揣圣意。”

“想当初，朕下旨出征之际，诸臣妄谏，真是愚不可及！以朕之识，岂是常人所能测度哉？尔等劝阻，是不知朕深浅也。”

“圣上英明，亘古未有！神龙首尾，非我等愚鲁所能测度。”

“哈哈，以卿之识，谁知也不能觉察。朕以万乘之身，再三远涉辽东，岂为高元那厮！时当今日，天下盗贼蜂起，各路草莽皆有志图朕，若非拥兵百万，如何自保！想朕西征北巡，虽秦皇汉武也未能如此，高丽小贼，何劳朕忧？”

“愚臣谨受教！盗贼与高丽小贼皆不足虑也。圣上此次亲征，不过示闲天下，恰如云游也。”裴矩躬身应答。

杨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云游却也未必，专征倒是实情。朕观古今，天子必得专征，天下始得安保无虞。朕一檄之文，天下兵马立至。若非此，何以驱策天下？今我以百万之师，云集辽东，直指高丽，不日兵临城下，高丽小儿势必请降。因此诸军以受降使为专，凡所进止，皆由朕节度。朕意不在用兵，乃恐兵权旁落也。朕坐拥百万之兵，而远征辽东，威慑四海，可谓一箭双雕！哈哈，戎马倥偬，阵前春色，此间之乐，比之京师，又别有一番风味也。”负手来回走动，口中沉吟，停下脚步，若有所思。

床上另一位美人见状，起身拍手道：“嗯，圣上雅兴又来了。臣妾猜呀，肯定又有什么好诗妙词了。”

杨广回首瞥了一眼鼓掌美人，微微一笑，意含嘉许。沉吟片刻，张口吟道：“我梦江南好，征辽亦偶然！”吟罢，仰首哈哈大笑。

裴矩躬身赞道：“妙啊！真佳句也。圣上诗才，实令愚臣五体投地。以臣之愚，也知古今中国，身为天子，才调如此，仅圣上一人而已。圣上不惟圣明英武，更显风流儒雅，真神仙一流人物也。”

杨广坐回床上，将鼓掌美人揽入怀中，道：“吴绛仙，你真是个可人儿。朕率百万大军，这一路从东都过来，途中虽甚颠簸，多亏何稠那厮献来任意车，又有袁宝儿驾车，你于车中服侍。此中之乐，妙不可言！传说汉有飞燕身轻如燕，掌上起舞，朕固不信，今以视卿，古人不欺朕也。”抱吴绛仙在膝上，亲了一口，道：“绛仙儿，从今夜起，朕赐你为崆峒夫人，朝夕近侍，专为朕执掌笔墨，如何？”

吴绛仙面露喜色，起身盈盈下拜，昵声道：“谢圣上龙恩！”袁宝儿皱起眉头，将手中鲜橙一摔，起身作势离去。杨广哈哈一笑，伸手抱过，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宝儿也不愧为朕的贴身宝贝，从今夜起，朕赐你为如意夫人，昼夜不离，专为朕



起居出行更衣好了。”

袁宝儿这才眉开眼笑，伏身下拜，娇声道：“圣上垂怜，臣妾受宠若惊！”杨广轻轻摆手，兴致勃勃，扶起袁宝儿，道：“此间虽好，朕犹思昔日宫中与尔等夜游之乐。诸爱卿，待朕更衣，亲为尔等起舞助兴。”起身下床，举步走向内室，吴绛仙和袁宝儿左右依偎随入。

不一会儿，杨广换了一袭青衫，手持一盏琥珀酒杯走出。一阵悦耳曲声响起，杨广满面春风，竟尔翩翩起舞。宫中乐师引颈而歌，词曰：

洛阳城里清夜矣，见碧云散尽，凉天如水。须臾山川生色，河汉无声。一轮金镜飞起，照琼楼玉宇，银殿瑶台，清虚澄澈真无比。

良夜情不已，数千万乘骑，纵游西苑，天街御道平如砥，马上乐竹媚丝姣，舆中宴金甘玉旨。

试凭三吊五，能几人不愧圣德穷华靡，须记取隋家潇洒王妃，风流天子！

伴着大隋皇帝的舞蹈，曲声在六合行宫上缭绕不去。

两条人影隐身六合行宫北侧，借着些微月光，略可看清二人的面孔。二人皆作军士打扮。高者乃一虬髯大汉，身形高出常人一头，神态威武，貌若天神。矮者则身材纤小，穿紫皮衣袍，虽是军士打扮，却似弱不禁风。目光如水，肌肤胜雪，竟是个十七八岁的绝美少女。

虬髯大汉在美少女耳边低语，叽里咕噜，似外域之语。美少女神色凝重，微微颌首。二人相随潜入营帐后，虬髯大汉疾行如飞，滑过雪地，潜近城池西边转角处，贴墙而立。从腰囊掏出一条铁钩细索，挥手一扬，嗖的一声，如脱弦之箭，飞索上楼，铁钩倒扣墙头。长身而起，借了飞索弹回的力道，跃上城楼，落地无声。

美少女隐身侧倚于营帐下，不时探首张望，见虬髯大汉跃上城楼，轻轻吁一口气，双手扞胸，祷告：“圣明的父王！愿你在天之灵，保佑崔大哥一路无阻，替女儿完成誓愿，刺死那该死的大隋暴君，为你报仇雪恨！”口中喃喃，说的乃是异域之语。纤细的身形裹在宽大的皮袄里，风雪中更显袅娜，楚楚动人。

六合行宫乃是城中有城，门廊无数，路径曲折。行者稍有差错，不知不觉，



又转回原地。若不慎触动机关，枉自落入陷阱，身接刀箭。

杨广每次出行，起居皆在城中。其中玄关奥妙，委实幽玄难测。六合行宫分东南西北中秘六宫。六宫各成一统，相互环连。六宫之间仅一门相通，虽一门之隔，若不明路径，想进入却是万难。

虬髯大汉从西角入城，不知所处位置却是北宫。北宫乃杨广召见军中将领的所在，西宫则是出行起居之所，其中更是机关巧设，非有御令暗号，不能通过。即使入得西宫，一入宫中，若无向导，如入迷宫。

虬髯大汉一入六合行宫，但见城内灯火通明，装饰奢华，时见宫女太监来去，而回廊门径，相似往还，无复南北，不辨东西。他不敢乱走，窥见一处厢房无人，掩身而入。伺机出手，拦腰抱住一个路过的老太监，拖入房中。紧捂其口，匕首抵住太监咽喉。他汉语不精，一边以手比划，问隋帝身在何处。也算那太监反应得快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手指向外，颤声道：“大……大侠饶命！我知……圣……圣上在南宫……出了这门，一直往左走，见有三盏红灯，再转右行，过了六道门槛，向左折入一个拱门，直走见有两个侍卫把守处，便……便是御书房，圣上正在阅军机奏折……”

虬髯大汉将匕首轻轻一抵，刺入老太监咽喉，老太监一命呜呼。迅速拖老太监尸首到墙角下，扯过一条绸布掩住，一闪而出。

依老太监所言，向左潜行。果见一门，上挂三盏红灯笼，方信老太监所言不虚。进门后，又向右行，几经曲折，走出百十步远，过了六道门，左转入一个拱门，见到一座方圆数十丈的殿堂。殿堂外，果然有两名侍卫持剑而立。

虬髯大汉纵身而起，兔起鹘落，一招“紫霞飞渡”，剑指两个侍卫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剑刺入左侧一名侍卫的前额，顿时致命。手腕一转，剑身顺势向右挥出，右边侍卫方拔剑出手，欲侧身而避，虬髯大汉出剑更快，剑尖从他喉咙半寸之处一划而过，侍卫双目一瞪，应声倒地。

虬髯刺客一袭得手，环顾四周，不见动静，微微冷笑，还剑入鞘，从门缝往里窥视，见殿内黑暗如漆，竟无灯火，不禁迟疑。见四下无人，退身转入右侧一道走廊，走出十几步。忽见一道微光从十步之外一道窗隙透出，潜伏而近，从窗外朝里窥视，赫然一座宫殿，富丽堂皇。殿外遍布士兵，身穿盔甲，手持刀枪，来回走动，戒备森严。

虬髯大汉悄然跃上窗檐，从背囊掏出一把小巧精致的金弓弩。左臂一托，右



手一勾机括，一枚铜箭劲射而出，一条铁丝楔入宫殿穹顶。拉直手中铁丝，一端缠绕在墙顶一个木柱上，轻轻一跃，双足踏在铁丝之上，如蜻蜓点水，轻捷无比，沿着铁丝迅行至宫殿穹顶。从殿顶屋脊滑下，如鹁子翻身，直坠而下，双脚倒挂殿檐，贴近窗棂，向内窥视。

但见殿内灯火辉煌，明如白昼。一位中年男子，方长脸庞，身着黄袍，盘膝坐在龙床上，挑灯夜读。虬髯刺客见他状貌非常，神色庄重，一派王者气度。潜入中原前，也看过间谍从中原带回的大隋皇帝杨广的画像，眼前这个中年男子不是杨广却是谁？！他随高华公主奔赴千里，历尽艰难险阻而来，正为此人。心中热血沸腾，目光如欲喷火，反手从背后拔出长剑，手腕微转，横剑在胸。漆黑夜中，隐隐可见紫光闪烁，剑身轻颤，凛凛发出似龙吟之声。

隋炀帝杨广，小字阿摩，谥号明皇帝、闵皇帝、炀皇帝，后世多称隋炀帝。史称他弑父篡位，在京师长安即位，年号“大业”。登极前，亲率大军灭掉南朝陈国，活捉陈后主，威名远扬。任江都扬州总管，南平高智慧叛乱，北阻突厥进犯，功勋卓著。做了皇帝，巡至突厥帐中，启民可汗跪伏脚下，双手捧酒为他祝寿，突厥王侯以下都不敢仰头看他一眼。意气风发，慨然赋诗：

鹿塞鸿旗驻，龙庭翠辇回。
毡帐望风举，穹庐向日开。
呼韩顿颡至，屠耆接踵来。
何如汉天子，空上单于台！

隋大业六年，杨广再次巡行漠北，来到突厥启民可汗大帐中。正好高丽使者也在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，把高丽使者引见给他。

黄门侍郎裴矩善揣上意，深知杨广好大喜功，看到高丽使者，以为正是投主所好的机会，上奏道：“高丽本是殷时箕子受封之地，汉晋之时，皆为郡县。至今竟不来服，别为异域。先帝想征讨已经很久了，只怪杨谅（杨广之弟，以叛乱罪被杨广幽囚至死）太差劲，征伐辽东，师出无功。如今圣上圣明英武，怎么可以不远征降服？现在高丽使者亲眼看到启民举国归顺，正好可以利用他们的恐惧，迫使高丽来朝！”



杨广欣然准奏，命礼部尚书牛弘起草，向高丽使者宣旨：“朕以启民诚心奉国，因此亲自临幸他的营帐。朕明年将临涿郡，你回去告诉高汤，不要猜疑恐惧，朕给高丽的礼遇也如对启民一样。高汤如果不来朝见，朕将率领启民巡视他的国土。”

使者回报，高丽王高汤担心大隋来攻，不久忧惧而死。其子高元继位，依旧不肯来朝。杨广非常恼怒，决心征伐高丽。隋大业七年春二月，从江都扬州坐龙舟到涿郡，诏告天下，率一百一十三万军讨伐高丽，然而出师不利，终至大败而还。大业八年，下诏再征高丽仍未成功。大业十一年，三征高丽，总征天下兵马，无论远近，皆到涿郡集结。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到山东的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，督造严急，民工昼夜站在水中，不敢休息片刻，腰间以下都糜烂生出蛆虫，十有三四因此而死。又征发江淮以南、岭南等地水手一万、弩手三万、排镦手三万。四方奔命，远赴如流。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，运送黎阳洛口谷仓粮食到涿郡，运粮船只首尾相接长达千里。装载盔甲和攻战器具的队伍，每日往来于道路不下十万人，拥塞道路，日夜不断。累死之人相互堆积，秽臭之气弥漫于道。一年之内，四方军队集结涿郡。天下骚动，各路英雄豪杰纷纷起义。

杨广御驾亲征，率军来到辽水。高丽兵阻水拒守，隋兵不得济。下令：“凡军事进止，皆须奏闻待命，不得专擅。”高丽兵数战不利，固守不出。

杨广志在必得，出征前，敕令诸将，高丽若降，即宜抚纳，不得纵兵。辽东将陷，城中人佯称请降，诸将不敢赴机，先令弛奏，等到旨令传回，城中又做好守御准备，负隅顽抗。如此再三，最终导致征辽失败。

杨广不顾大臣劝阻，一再率军出征，只为掌握天下兵马。实则他也早已厌倦军旅生涯，行军之际，暗中有六合城南宫虚设一殿，精心训练一个酷似自己的傀儡扮成皇帝，制造皇帝和将士同赴疆场的假象。真身躲在六合城西宫里，每日纵酒伐色，瞒过天下耳目。

虬髯刺客以为挑灯夜读的中年男子便是杨广，破窗而入，直奔隋帝傀儡。隋帝傀儡转身欲逃，被虬髯刺客一脚踢倒，挥剑斩下首级，装入囊中，跃上六合城墙，点一把火，抛入城内，转身跳下六合城。

西宫里的杨广手舞足蹈，意态扬扬。两位美人一旁不住鼓掌助兴，如意夫人袁宝儿不时上前为他拭去额前汗水，崆峒夫人吴绛仙也伺机递上鲜橙果肉。

突然外间传来一阵惊呼声：“南宫失火了！”杨广正舞得兴起，意犹未尽，忽闻